

无成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朱晖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无 成

朱 晖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无 成

朱 晖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6.25印张 121,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0.20元

ISBN7—202—02076—9/I·459

总 序

汪曾祺

中国散文，浩如烟海。

先秦诸子，都能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从容潇洒。孟子滔滔不绝。庄子汪洋恣肆。都足为后人取法。

中国自来文史不分。史书也都是文学。司马迁叙事写人，清楚生动。他的作品是孤愤之书，有感而发，为了得到同情，故写得朴朴实实。六朝重人物品藻，寥寥数语，皆具风神。《史记》、《世说新语》影响深远，唐宋人大都不能出其樊篱。姚鼐推崇归有光，归文实本《史记》。

中国游记能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郦道元《水经注》写三峡，将一大境界纳为数语，真是大手笔。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之动态写水之清幽，此法为

后之写游记者所沿用，例不胜举。

韩愈文章，誉毁不一，我也不喜欢他的文章所讲的道理，但是他的文章有一特点：注重文学的耳感，即音乐性。“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读来朗朗上口。“上口”是中国散文的一个特点。过去学文章都要打起调子来半吟半唱，这样才能将声音深入记忆，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文化有断裂。有人以为“五四”是一个断裂，有人不同意，以为“五四”虽提倡白话文，而文章之道未断，真正的断裂是40年代。自4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没有“美文”，只有政论。偶有散文，大都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过度抒情，顾影自怜。这和中国散文的平静冲和的传统是不相合的。

“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

文章的雅俗文白一向颇有争议。有人以为越白越好，越俗越好。张奚若先生在当文化部长时曾讲过推广普通话问题，说“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话犹如此，文章就得经过加工，“散文”总是散文，不是说出来的话就是散文，那样就像莫里哀戏中的人物一样，“说了一辈子散文”了。宋人提出以俗为雅。近年有人提出大雅若

俗。这主要都是说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总得要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当代散文是当代人写，写给当代人看的，口语不妨稍多，但是过多的使用口语，甚至大量地掺入市井语言，就会显得油嘴滑舌，如北京人所说的：“贫”。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

我和这套文丛的作者都不熟，据闻大都是中青年文艺理论家，他们的文章较有深度，有文化气息。他们是可能成为当代散文的中坚的，希望他们既能继承中国散文的悠久传统，并能接受外国散文的影响，占一代风流，掬百年余韵，是为序。

目 录

化妆与美容	1
洋酒与家酒	6
BP 机与大哥大	10
装修	17
京城小吃	26
“面的”	33
食	36
行	39
住	43
衣	47
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	50
“记”不如“鸡”	53
王法与人情	56
“知青情结”辨	60

“文学危机”之我见	67
老调重弹	73
也说商潮中的文学批评	76
闲话“生日蛋糕”	81
调侃	84
包装	88
从《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说开去	91
后话	95
为了忘却的前事	98
好一个“岳鹏程”	102
机智的叙述	107
《末日之战》琐谈	111
钓鱼	120
蛇缘	128
绿色的生命	136
雷雨	143
情殇	150
一篇迟写的祭文	158
也算有过父亲	173
擎天柱地管家竹	183
外行人说的外行话（跋）	192

化妆与美容

——时尚过眼录之一

化妆是美容的家居形式，美容则是化妆的程序化操作。这些，都是社会久热不衰的消费途径，女性尤为热衷。所以，大凡商场，总将化妆品柜台设在最惹眼的地方；大凡女性兴冲冲地围着、男士皮笑肉不笑地干陪着的柜台，不用多问，一准是卖化妆品的地界。

若问化妆品是什么，男人们必曰：女人们日日往脸上一层层涂抹的东西。若问化妆品全包括些什么，就是女性，也未准能一一报出。倒退个十年二十年的，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再容易不过。

那时辰不流行化妆美容什么的，市场上货色有限，买的人更有限。像“破四旧”那阵子，连女人留长发，都说是封资修传下来的旧风俗，一时间，女红卫兵们蓄短发剃光头者大有人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三十周年期间，看电视里播出的历史镜头，当年纳粹集中

营里的犹太人，女的也是清一色的短发、光头，说是长发都被剪了去制作炸药。让人看了，思前想后的，心里头不免沉甸甸的，不是个滋味。

若不是当年一个劲儿地鼓噪革命化铁姑娘什么的，就算国中无人，一时捣腾不出多少品种品牌来，百姓们还是有办法“土法上马”，略略打扮打扮自己的。在江南山乡，妇女有用皂角水洗头的传统，说是可以确保头发“乌黑亮丽”（——此处有抄袭当今广告用语之嫌）。旧时北京的四合院里，大凡栽着树养着花的地方，总会找见几棵“指甲草”。老太太闲了没事，采些来春成红浆浆，涂抹在女娃娃们的指甲上，再寻些胭脂出来，在小姑娘唇上眉间点点抹抹的，很快就能把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丫头片子”妆扮得鲜灵活跳。那时候，满街走着跑着的，身上无非是蓝白黑绿几种颜色，冷不丁见到一个花衣花袄点了胭脂抹了指甲的小姑娘，活像遇上了画里的仕女一般。

有道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热衷于化妆美容，用意乃在保持与强化仪容之美，难怪时下女士们总喜欢把“回头率”如何如何挂在嘴上。争取回头率，与商家所说的争取回头客大不一样，讲的是自己妆扮好了在街走着，能让人在擦肩而过的那一瞬就看出美来，美得让人目瞪口呆。取得这种现场效果，可以光凭娘胎带出来的那点老底子的人毕竟有限。眼下，之所以女士们个个敢往这条杠杠上安顿自己，化妆品与美容术之类，便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化妆品可以与家用电器、时装一道，充任市场繁荣景观之鼎足，即由此铸就。

若想提高回头率，就得往身上脸上多多地披披挂挂。至于如何披挂，形而下的，有自家的钱包与市场的供应状况等等要素；形而上的，则如个人的眼光、社会的时尚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等。关于历史文化背景，有这样一件事：数年前，我曾到过大连。见那里的姑娘们，远看则个个雪白粉嫩，近瞧则人人脸上挂着一层厚厚的白霜，一时竟以为此地海风着实厉害，含盐量甚高。一位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大连姑娘喜欢搽粉，粉涂得厚重些。日本曾鲸吞大连数十年之久，本地人的化妆风格，或许与此有关。

不过，历史的影响，近年似呈锐减之势。在介绍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中，人们可以看出，像解放鞋、解放帽等物什，已相当普及。而汉人们曾经穿了再穿的中山装之类，如今在大都市里已近乎绝迹。一曲“洋装虽然穿在身，我的心依然是中国心”，更把国人洋装洋化的时尚，淡化得不值一提。所以，素常在街上遇见头发染得金灿灿眼眶抹得蓝汪汪的黄种摩登女郎，也都不以为怪了。外国老板若能想到这步棋，赶紧生产些个或黄或蓝的隐形眼镜运了来，岂不大赚！

不光历史的影响锐减，个人的眼光，也已越来越不敌时尚。前两年流行“钢丝头”，满街的女士个个作怒发冲冠状；这两年时兴内衣外穿，时兴短衣服迭套在长的外面，人人如若拿了厂家的回扣般踊跃。“换肤霜”面世之初，炙手可热。无论细皮嫩肉的还是皮松肉弛的，面若桃花的或是肤若橙桔的，争着往自家脸上涂抹不迭，还人人觉得灵验无比。皮肤病专家们看不下去了，甲乙丙

丁，如是这般，讲了些门道出来，于是个个又都觉着“那东西不是个好东西”。害得下手晚了几日的厂商，满库房的“换肤霜”砸在手里，愁得睡不着觉。爱美的女士们，如今又迷恋上了美容术，导引出的美容院、家用美容仪，诚可谓铺天盖地。前不久，新闻媒体披露了一些因美容而致毁容的案例，不知道靠这个招术，能不能把美容热给镇唬住。

听化妆品行业的专家说，世上的化妆品，按原料划分，有两大类。一种是人工合成的生化制品，借刺激和调整皮肤的生理机制，达到改善皮肤状况的目的；另一种是营养型制品，如牛奶蜂蜜之类原料，以其本身的营养成分，给局部皮肤提供额外滋补。两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如前一类，见效快，却可能有其它副作用；如后一类，无异于给皮肤进补开小灶，而副作用呢，恰恰是这些营养，很可能同时被附着在皮肤上的细菌所吸收，有养虎为患之虞。除去这两类，近年也有借鉴中医中药和秘方验方研制的化妆品，只是——是真是假，有效无效等等，怎生考辨，又令人头疼了。如此说来，涂抹化妆品，又是一件挺悬乎的事体。

悬尽管悬，险就让它险去，爱美的女士们依然乐此不疲。然而化妆也罢，美容也罢，倘若让人一眼就瞧出来人工味道来，总归甚煞风景。所以，以美容专家的标准，浓妆艳抹之类，属下乘之作；浓淡相宜，浑若天成，才算得方家手笔。就此而言，爱美的女士们似应从“宦海”里取些“真经”来。前不久，报载有武汉某实业集团老总将所辖国有资产之相当部分，以个人投资等等手

段，转移到海外。得手之后，他偕家人堂而皇之地走出国门，一去不返。而在此之前，他是全国闻名的“特等劳模”、“人大代表”、“改革家”兼“优秀企业家”，他一家只住两间房……，果然是化妆与美容的高手。

洋酒与家酒

——时尚过眼录之二

据说前二年，京城有两位大款，都是三四十岁年纪，彼此也还熟悉，某天晚间在保利大厦遇上了。二人已微醺，说说笑笑之间，突然动了斗富的兴致，便吩咐侍者拎些“人头马”来，比着往地上摔。至二人尽了兴启驾回府，洋酒已摔碎了四五十瓶。

一瓶“人头马”动辄两三千块钱，寻常人等，怕是一时半会子的想不到摔这个玩。难怪外国人说起洋酒近些年在中国的红极一时来，一则喜一则怨，总觉得中国人就算是全都富得已然不拿自己的钱当钱了，也不该连带着拿外国人的祖传名酒不当酒待。

说起造酒来，中国是第一大国，历史悠久，产地甚多，产量更是惊人。说起吃酒来，中国人是第一大族，喝酒的多，能喝的多，喝多少都不醉的多，喝醉了还敢喝还要喝的更是多上加多。当代民谚有“革命小酒天天醉，

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云云，不消说，编排出这些不咸不淡的顺口溜来的，必是那些自家捞不上喝却总能看得见别人整日白吃白喝的人们。八成是跑堂的也即当今所谓侍应生者流干的，也说不定呢。

洋人造酒的手艺是不是更高明，若是，又高明在什么地方，只怕是没几个中国人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说不出，并不要紧，因为这类话题，根本就没必要费心琢磨。琢磨也只是白琢磨，反正洋酒是长驱直入地进了国门，反正人人都觉着洋酒是高档货，喝洋酒便是高档次消费。洋酒与本国酒，好比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喝洋酒，就如同花了百十块钱进音乐厅图的是“欣赏高雅艺术”那般，也算是过一过外国名流权贵的瘾头吧。中国人偏又喜欢攀比，你款爷们喝得，就得是我“国家公务员”也喝得；况且，摸索了这多年下来，公款吃喝的操作技艺又是一个赛过一个。洋酒销量自然大长，销路自然越搞越活。就连瞧着半点儿也不起眼的店铺，也一律摆放着若干瓶若干种洋酒，便是这一种时尚的脚步注。

洋酒之外，便是本国酒，或者谓之家酒。当然，明打明地标上家酒的，眼下还只有几种，例如孔府家酒、孟子家酒、曹雪芹家酒之类。厂家打出这一路牌号，也可谓用心良苦。孔孟二位先贤，中国人识字不识字的，没有不知道的。曹雪芹呢，经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再三再四地讲说《红楼梦》，国人大多也就恍恍惚惚记得这位爷乃是《红楼梦》的作者。至于那位狗尾续貂的高鄂，似无这一等知名度，所以造酒的、卖酒的与喝酒的，如今都不怎么想他念他，也不见有谁提起过他。好歹也算写

过好一阵子，好歹也还传下来四十回呢，连“叨陪末座”的资格都混不上，也算够冤屈的。

曹寅手里是很有几个钱的，若论斗富，只怕会嫌捧区区几千块钱一瓶的“人头马”忒小家子气些个。轮到曹雪芹长大成人自立门户过日子的时候，曹家已是彻底败了。说来可怜，败得这位一代文豪，不要说喝什么酒不酒的了，就连一日三餐也屡屡没个着落，以致死后连块有点模样的墓地都寻不下。唯其如此，光是考证曹雪芹归葬何地这个悬疑，百十年来竟不知成就了多少红学家，导引出红学界的多少唇枪舌剑。照这么一路寻思下来，现今人们造出来的“曹雪芹家酒”，若非“曹寅家酒”，必是不太好喝的。却执意取了曹雪芹的名字，想来是因为儿子的名字得以流传至今了，名声盖过了老子，于是生产厂商也就只好“不得已而强为之”一把。好在，父子之间总归好商量，又都是阔过好一阵子的主儿，还至于为这档子事在阴曹地府里打得不可开交吗。就算打起来了，最多是跑到阎王爷主管的司法机关讨个说法。大凡活人，谁还愿意跑到那种地界去了断经济纠纷呢。

相比之下，像“孔府家酒”这样的牌号就利索得多了。既有史可“本”、这“本”又能恰恰合了当今的时尚者，窃以为非“孔府家酒”莫属。先说这“本”。封建时代，严禁民间私自酿酒，而孔府呢，历代皇朝一向是恩宠有加，“允准家酿”也只是钦赐特权之一罢了。所以，若说孔府的家酒家酿，历史如何悠久、配方和质地又是如何精到等等，想来是不大容易撞见几位不信的。

当年孔圣人还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即“鲁酒薄”。

“鲁酒”是否仅仅指他自家酿出的那种酒，不可考；谓之“薄”，则是说酿出的酒，纯度或者度数不理想，近似当今所说“低度酒”。孔圣人是至圣先师，儒家鼻祖，想必是没有护短遮丑之类毛病的。“鲁酒薄”之谓，兴许真地是孔圣人有意当着天下人的面，坦言自家的酿酒技术竟是何等地不尽人意呢。话虽说了，看来并未奏效。之所以“孔府家酒”从问世之日，就定位在低度酒上，想必是生产厂商心中有数，知道孔圣人的后裔，从没依循过祖训，就这么一直“薄”着酿造。

敢这么一直“薄”着酿，从先秦时候硬硬地挺到了现今这讲究吃低度酒的年头，不失为有骨气之人，有主见之举。当然，现今人们摆弄着正来劲的所谓儒学国学，似乎并不特别地看好这种品性。饮低度酒是时尚，这样地摆弄文化传统，或者说，只摆弄这一路“文化”，也属时尚。可见借仗文化二字在市场上谋一席之地的，又岂止商家。洋酒与家酒，一中一西，一洋一古，金钱与文化相得益彰，当今时尚，却也不过如此。